



李心田
经典童书

李心田
著

TIADONG DE HUOYAN

跳动的火焰



《闪闪的红星》作者又一红色经典力作
同名电影一度热映全国
苦难中顽强抗争、追求光明的生命赞歌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李心田
经典童书

李心田

著

TIADONG DE HUOYAN

跳动的火焰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CHINA CHILDREN'S PRESS
北京 100045 年儿所出版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跳动的火焰 / 李心田著; 谢颖绘. — 武汉: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1.7

(李心田经典童书)

ISBN 978-7-5353-6042-7

I. ①跳… II. ①李… ②谢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06587 号

跳动的火焰

李心田 / 著 谢 颖 / 绘

责任编辑 / 王桢磊 黄 穗 辜 曦

美术编辑 / 赵 青 装帧设计 / 钮 灵

出版发行 /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经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/ 武汉市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 / 889×1194 1/32 9 印张

版次 / 201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/ ISBN 978-7-5353-6042-7

定价 / 14.00 元

策划 /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网址 / www.dolphinmedia.cn 邮箱 / dolphinmedia@vip.163.com

咨询电话 / 027-87398305 销售电话 / 027-87396822

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 / 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 王清博士 邮箱 / wangq007_65@sina.com

人们读过安徒生的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。
那个时代过去了。
我这里讲的是造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。

1

一九四八年的初春，济南的上空飘着大雪。虽然是旧历除夕，街道上却是那样的冷清。弥漫的风雪中，偶尔有几个人奔走着。他们多是穿得破破烂烂，显得那么匆匆促促，大概是要为过年筹备点什么东西吧。年三十的傍晚了，只有穷人这时候还出来奔忙，有钱的人家，早已置办了好酒好肉，围着火炉在那里大吃大喝，等待新岁了。

天黑下来了，雪还是纷纷扬扬地下着。鹅毛似的雪片儿扑打着高耸的钟楼，昏黄的灯光照着钟楼上的时针，已经是八点了。

往常这时候，兴业火柴厂的大铁门，总是“哐啷”一声打

开，从门内像潮水一样涌出一大群下工的工人们。他们从大铁门内吐出来，一个个拖着疲倦的身子，又困又饿地往家里赶，嘴里噉噉地咒骂着那累死人的活儿和那欺侮人的工头。

可是今天，钟楼的时针已经划过了八点，还没听见那大铁门的开放声，还没见到从大铁门内涌出下工的人群。

工人们呢？工人还被关在那监狱一样的工房里。

兴业火柴厂的工房，工人们叫它是“监狱工房”。当初兴建这个火柴厂时，工厂主买下了这块地皮，他在周围首先筑起高高的围墙。围墙是用大石块垒起的，又高又厚，远远望去，像个小城堡。然后他在这个壁垒森严的城堡里修起了工房。工房的墙壁也是用巨大的石块垒起的，房子很高很大，只在那高大、坚厚的墙壁上端开了几个很小的窗子。人们走进这庞大的工房，谁都会感到阴森森的。

工人们把这工房叫“监狱”，一方面因为它建筑得那么阴森，另一方面是工厂主对待工人也像对待犯人一样。

童工小玉，就在这监狱一样的工房里当见习装盒工。

小玉，姓陈，她十一岁。按照老习惯，过了今夜十二点，她就十二岁了。虽然她只有十一岁，可是在这工房里劳动已经半年多了。她长得不算矮，但是很瘦，脸色黄黄的，一双大眼睛总是带点困意。这孩子睡得不足哇，早晨六点钟就要进工厂，到晚上八点才能回家，这整整的十四个小时啊！

八点了，装盒工房的女工们还都吃力地劳动着。她们

十个人为一个组，面对面站在一条一米多高的案子前，左手握着一个空火柴盒，右手在一个木盘里一抓，一下就掐出大约一百根火柴来，“刷”一下送进空火柴匣里，再用手指一顶，一盒火柴就装好了。一拿，一掐，一顶，三个动作只有一秒钟，女工们的手多么灵巧啊，一分钟能装几十盒火柴。但是她们的手全都伤痕累累、血迹斑斑，一双双灵巧的手全让沾着硫磺的碎玻璃屑磨破了。

虽说小玉个儿长得不矮，可是她只有十一岁呀，站在那一米多高的案子前干活儿，两只胳膊总得半举着。为了使两只胳膊不老举着，她在自己的两只脚下垫上两块砖头。唉，跣着砖头干活的小女孩，并不只是小玉一个，哪条案子前都有两三个，全工房的童工一共有五十多个哪！

整个工房里昏昏沉沉的，不但是光线暗淡，所有的工人也都昏昏沉沉的。她们全低着头，站在案子前，不许说话，不许左看右看。虽然她们双手是灵巧的，但这时也都迟钝起来，全都那么无力地、慢吞吞地、机械地活动着。如果不是把头拿着打人的板子到处吆喝着，她们准都会站着沉沉地睡去。当然，这会儿她们的心更增加了一层焦急：年三十的晚上啦，谁不想快点儿回家和亲人团聚呀？

女工们迟钝地、机械地向火柴匣里装着火柴，装满了面前的那个方木盘，是整整二百四十盒。装满了一盘或几盘之后，就送到验货的地方去验货、交货。验货的人如果认为合格，便喊声“一盘交”，于是工人再走到旁边的账桌前去领

牌。账桌很高，上面有个半圆的铜栏杆，把头在上面坐着，他听到“一盘交”之后，便在来到他面前的人的木盘子里丢一个铜牌——到月底关工钱时，再凭这个牌领工钱。

“一盘交！”

“当啷！”

“两盘交！”

“当啷啷！”

工房里除了验货人的喊声和铜牌的“当啷”声以外，听不到工人們的说话声——这是规定，干活时说话要受罚的。

小玉又饿又累，又困又冷。她知道今天过年，恨不得一步跨出工房，一下子飞回家去。可是那墙上的挂钟一直不到八点。她不时地向那墙上的挂钟望着。忽然，她拉了拉身旁的女工金桂香，小声地说：“桂香姐，那钟不动啦，怎么老是不到八点哪？”

“嗯，知道了。”金桂香也已经多次地看过那墙上的钟了，她偏过头去小声地和她身边的冯大姐说了些什么，两人又都点了点头。

小玉想，桂香姐和冯大姐准是商量什么事儿，她俩的脸上都那么不平静嘛。

金桂香是小玉的邻居，她今年二十三岁，也是十一岁时就进这个工厂当童工，已经干了十二年了。长期的压迫和剥削，使她的心底埋下了深深的仇恨，也把她锻炼得十分倔强。用把头的话说：她眼里能冒火，嘴里能升烟，打也不怕，

骂也不怕，打完了骂完了，她还要斜愣着眼看你！

“冯大姐，魏狗儿捣鬼了！”金桂香说。

“要揭穿他！”冯大姐眼睛里闪着有力的光芒。

冯大姐有三十岁的年纪，叫冯敏，她进这个工厂才两年多。可是她为人热情，肯帮助姐妹们解决困难，所以工人们全都很相信她，工房里有什么事，都愿意找她商量。

这时候在工房的一头，有不少人喊喊喳喳说话，继而大声嚷了起来。把头魏宝林腾的一下从账桌后站了起来，他大声吆喝着：“谁说话？啊？快干活儿！嚷嚷什么？”说着他从桌子上拿起一根板子，气呼呼地跑了过去。

魏宝林是包装工房的把头，他个子不高，两腮无肉，鼻子塌陷着，才三十多岁的人，扁平的脑门上已经败了顶。他总好故意把两片薄嘴唇撇起来，以显示自己有心术。他的两只眼溜圆溜圆的，带点儿黄色，显得既凶狠又鄙俗。他对待工人，张口就骂，抬手就打，像只乱咬人的疯狗。可是在他的经理主子面前，却摇头摆尾，百依百顺，活像只哈巴狗，所以工人们背后都叫他“魏狗儿”。

趁着魏狗儿拿着板子到一边去打人了，小玉忙蹲下来：“哎呀，快累死了！”她说又转过头去看那墙上的挂钟：“那个死钟怎么停住了！”

金桂香把手中的火柴盒向案子上一丢，问冯大姐：“你估计准是过了八点了吧？”

“准是过了，干出的活儿有数嘛！”冯大姐也停下手中

的活儿。

金桂香说：“我这回准得让魏狗儿现原形！”

“可要抓住他的手脖子。”冯大姐嘱咐着。

金桂香说：“我有办法。”

小玉的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她蹲在案子下面，简直站不起来了。

“快起来，魏狗儿来了！”金桂香用脚碰了下小玉。

小玉还没直起腰来，魏狗儿已经提着板子走了过来。

金桂香从案子头上拿过恭签，递给小玉：“给你，肚子疼，快上茅房去！”

“恭签”是个什么玩艺儿呢？那是资本家整治工人的东西。老板怕工人干活时磨滑儿，在每十个人一组的案子上放着一根竹签，工人出去大小便，必须拿着恭签才能去，每个案子上只有一根，每次只能去一个人。

小玉拿着恭签，刚要向厕所走，魏宝林提着板子赶了过来：“哪儿去？”

小玉站住：“我上茅房。”

“上茅房？”魏宝林瞪起小圆眼，把板子举起来，“懒驴上磨屎尿多！”说着板子就落在小玉身上，“你刚才蹲在那儿干什么？”

“我肚子疼！”小玉不服地看着魏宝林。

“我看你是身上痒痒！”魏宝林见小玉敢跟他顶嘴，又把板子举起来。

小玉丢下恭签，躲到金桂香身后，魏宝林举着板子跟了过来。金桂香把身子向前一横：“管天管地，还能管着上茅房吗？”

魏宝林气势汹汹地说：“我管！”

金桂香横着眼睛看了下魏宝林，拾起地上的恭签，向小玉手里一放：“去！”

“哟嘿！”魏宝林把牙一龇，“你说了算，还是我说了算？我倒要较较这个真儿！”说着扬起板子就往金桂香身上打。

金桂香把手往上一擎，推住了魏宝林的手：“你凭什么打我？”

魏宝林塌鼻子一耸：“我打你个好管闲事！”

“管闲事？”金桂香冷笑一声，“我还要管一件哪！”她用力把魏宝林一推，魏宝林向后退了两步：“你管什么？”

“那钟！”金桂香指着墙上的挂钟，眼睛里喷着火焰。

魏狗儿慌了：“那钟怎么了？啊？”他说着，不安地向墙上的钟瞥了一眼。

“那钟有鬼！”金桂香提高了声音说。

“那钟有鬼！”许多工人都围过来，哄哄地嚷着。

“怎么啦？怎么啦？”魏宝林挥动手里的板子，“你们都跑来干什么？快干活儿去！去！”

“还干活儿吗？”金桂香逼视着魏宝林，“该下工了吧！”她冷不防地抓起魏宝林的一只手向上一举：“大家看他这手表，几点了？”

女工们一下子拥过来，争着看表，一面高喊着：“啊？都八点四十了！”

“都过了四十分钟了，还不下工！”

“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？天不明就来上班，干到八点就够受的了，还偷偷地把钟停下，让我们干冤枉活儿，这谁受得了哇！”

“办这种事，不怕断子绝孙吗？”

“谁家没老没小哇，大年三十了，还把我们困在这里。”

“谁办了这昧心事，叫他过不了这个年！”

“怎么？怎么？”魏宝林冒汗了，他像一个被当场捉住的贼，可是嘴里还咋呼着，“怎么？要造反吗？”

冯大姐向前一站：“魏先生，厂里规定八点钟下班，你为什么偷偷把钟停下，让大家干黑活儿？”

“为什么把钟停下，让我们干黑活儿？”女工们齐声责问。

“哼！”魏宝林把小圆眼一瞪，“这——你们都管不着，我叫它走就走，叫它停就停！怎么着了？你们干得了就干，干不了就滚蛋！”

冯大姐冷笑一声：“要是都滚蛋了，这个工厂还开不开？”

“要不干都不干，把他个‘锅碴子’晒起来！”女工们齐声地喊着。

正在这时，总经理郭化雨走进工房来了。这位资本家养得白白胖胖，穿得笔挺、干净。他早年间曾到过日本，回国以后，开办了这个火柴厂。那又高又厚的围墙，那阴森森

的工房,都是他经手修建起来的。他的脸是白的,心是黑的。他是兴业火柴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,不但济南有他的火柴厂,而且在胶东、在鲁南又都建了分厂。他会交结反动官府。军阀张宗昌时期、日本鬼子侵略时期,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,那些衙门里,他都能随便出出进进。不断增长的资本和同官僚的勾结,使得他野心勃勃,要当一个中国的“火柴大王”。可是,工人们是看透他了,工人说他:钱是他爹,爹是王八蛋!只要为了钱,他连祖宗都能卖个干干净净。因为他姓郭,工人都希望把他摔烂,背地里给他起个外号,叫“锅碴子”。刚才他一进门时,就听有人喊:“把他个‘锅碴子’晒起来!”他连忙问:“怎么的啦?”

魏狗儿见郭化雨进来,认为正是自己表功的时候,忙跑过去弓了弓腰:“经理,她们想闹事!”

小玉见魏宝林狗仗人势的样子,很想给他装一条狗尾巴。工房里黑糊糊的,人又多又乱,她趁魏宝林不注意的时候,悄悄地转到他的身后,用两个火柴盒,把魏宝林的大褂后襟套了起来。魏宝林在郭化雨跟前点头哈腰,那大褂后襟一撅一撅的,活像个狗尾巴。

郭化雨还没注意到魏宝林的尾巴,脸上带着微笑问:“为什么闹事?”

魏宝林说:“就为了那钟。”

郭化雨问:“那钟怎么啦?”

“是这么的,”魏宝林结结巴巴地说,“我也不知道,这钟

大概是该上油了……”

工人们哗的一下笑了起来，有的人是觉得魏宝林的话可笑，有的人是发现了他屁股后的尾巴。

“笑什么，笑什么？真是！”魏宝林向工人们挥挥手，“没上油，走得慢了点……慢了点什么关系，可她们嚷嚷着，说我捣鬼！”因为他摇头晃脑，所以那根尾巴也跟着摇摇摆摆。

郭化雨脸上的微笑减退了：“谁提出来的？”

魏宝林指着金桂香：“她！就是她！”

郭化雨随着魏宝林手指的方向望去，他看见金桂香挺立在那里，两只眼睛冒着火焰。

“那很好，”郭化雨躲开金桂香逼人的眼光，又重复了一下，“很好嘛！”

金桂香冷冷地问：“怎么个好法呢？”

“啊……”郭化雨拿出手绢来擦擦鬓角的汗，“这……关系到大家的事，你出来说说，就是很好嘛！”

冯大姐向前站了站：“经理，你说，今天这个事，错儿在谁身上？”

“错儿嘛，”郭化雨抬眼看看冯大姐，干咳了两下，“谁也没有什么错儿，钟自己缺油了！”

金桂香拨开众人，搬了把椅子走到挂钟下面，她跳椅子上，打开挂钟，从里面拿出一个钟摆来：“大伙儿看，是钟缺油，还是人缺德！故意把钟停下来，成心延长时间！”

女工们都很气愤，有人就说：“办昧心事，别卷着舌头说话！”

魏宝林这下子像猴子吃了辣椒，慌乱地扬起手中的板子，恶狠狠地向着金桂香：“混蛋！我揍死你！”

郭化雨一下抓住魏宝林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他的眼光中给魏宝林一个暗示，接着又说：“你这种行为是不对的，把钟停了，就不应该，再要打人，就更不对了！”

魏宝林在主子面前要显示一下：“我……”

“你……”郭化雨一下子看见了魏宝林大褂后襟上的尾巴，他那种装出来的严肃也保持不住了，不觉地嘿嘿笑了起来，“哎呀，你看你身后边！”

魏宝林以为身后有谁暗算他，忙惊慌地转过身去：“啊？是谁？”

女工们看着这一主一奴的表演，全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魏宝林莫名其妙地说：“怎么啦？怎么啦？”

郭化雨说：“你摸摸你身后边。”

魏宝林把大褂后襟拉过来一看，一下子跳了起来：“这是谁干的？啊？”

女工们更哄笑起来，小玉躲在别人身后，喊了声：“嘿，真像条狗！”

“谁？谁说的？有种的站出来！”魏宝林头上暴着青筋。

郭化雨忙出来打圆场：“好了，好了，这说明你跟大家的关系很好，有人跟你闹着玩儿，这么认真干什么？”

“真他妈的胆子不小！”魏宝林知道这并不是闹着玩儿，“敢给我套狗尾巴！”他掙下那两个火柴盒，狠狠地扔在地上。

郭化雨说：“这倒没什么。不过，把两个火柴盒白白糟蹋了，这就不应该了。”他抬起那两个火柴盒：“大家看看，这两个火柴盒来得不容易呀，要运来木料，制成皮，再糊起来，虽说小，它可是工厂的财产哪！这么一下子就糟蹋了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！这是留着装火柴的，不是留着玩的！”

魏宝林气呼呼地说：“就是玩儿，也不能拿着我玩儿呀！”

郭化雨说：“谁也不许拿工厂里的东西玩，这是浪费原料。以后有谁再这样浪费，可要受罚！”

魏宝林说：“对，罚他一个月的工钱！”

金桂香问：“要是故意把钟停下来，该罚多少呢？”

“你！”魏宝林又扬起打人的板子。

“打呀！”金桂香把身子向前一冲，眼里迸着火星子。

“啊，不！”郭化雨把魏宝林拉到自己的身后，皮笑肉不笑地向金桂香说，“这板子不是打你们的，是打那些懒人的。你是个勤快人，还靠你们多给公司出活儿哪！”他又环视了一下工人：“人勤是一宝哇，多干一点时间，就多拿一点工钱，这有什么不好呢？”

金桂香轻蔑地说：“好事没有瞒着人干的。”

“你说得对，”郭化雨点点头，“对，这应该跟大家说到明处。”他向魏宝林说：“把上钟弦的钥匙给我。”他拿过了钥匙，递到金桂香的面前：“给，以后这钟由你来管。现在说定

了：过年休息三天，初四来上工。从那天起，每天早上五点半上班，晚上八点半下班。”

“什么？什么？”工人们哄哄地嚷起来了，“怎么又拖到八点半了？”

“八点半，就是八点半！”郭化雨的脸上一点笑意也没有了，“这是公司的需要。”

“你需要，我们受得了吗？”工人们还嚷嚷着，“早上六点就来上班，干到八点，就是十四个钟头了，再加时间，不是要命吗？”

冯大姐扬了扬手，让大家静下来，她向郭化雨说：“经理，这延长时间，光包装上说了也不算，是不是连后边制造上一起谈谈。他们答应了，就延长，他们要是不同意……”

“我们也不同意！”工人们齐声高喊着。

郭化雨脸色变青了：“你们管你们自己的吧，他们你就别管了！”

冯大姐说：“不管不行啊，他们做不出杆子，我们也没有什么装啊。”

郭化雨的脸由青变紫，声音也沉了下来：“好吧。不过，这钥匙，还是由老魏管吧！”说罢把钥匙又交给魏宝林。

冯大姐笑笑：“钥匙谁管都一样，反正大家心里都有数。”

“有数就好！”郭化雨没料到他的命令居然受到了抵制，气呼呼地转身走开了。

魏狗儿很难过，他今天在主子面前没能办出两件露脸

的事儿，便丧气地摇起了下工的铃铛：“下工了！”

工人们虽然很累，可是刚才的事使她们很兴奋，都议论着、说笑着向工房外拥去。

“站住！”小玉刚要走出工房门，被魏宝林拉住了，“你留下来扫地！”下工后童工扫地，收拾工房，也是“监狱工房”的规矩之一。

小玉看了下魏宝林，又回身看了看金桂香。金桂香怕小玉留下来挨打，便说：“我也留下来，跟她一块儿扫。”

“这没你的事！”魏宝林把嘴一撇，“下工了，你该走了！”

金桂香把眼一瞪：“这么大的工房，也不能让一个小孩扫哇！”

“啊，不叫她一个人！”魏宝林怕再闹事，便又指着两个小女孩，“哎，二丫，红杏，你俩也留下来。”

金桂香两眼逼视着魏宝林，声音深沉而有力：“魏先生，小玉的爸爸就在制造上，你的家门朝哪，他可都知道。”

“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魏宝林是懂得金桂香话里的意思的。

金桂香不理他，挺着胸膛走出工房了。

三百多工人都走出工房，那么大的工房变得更加冷清和阴森了。小玉、二丫和红杏，每人拿起一把笤帚，在扫落在地上的火柴杆。“沙，沙”，只有笤帚扫地的声音。三个孩子全都不敢说话，因为把头魏宝林正瞪着小圆眼看着她们哪！魏宝林在想些什么呢？他在想怎么把小玉狠狠地打一